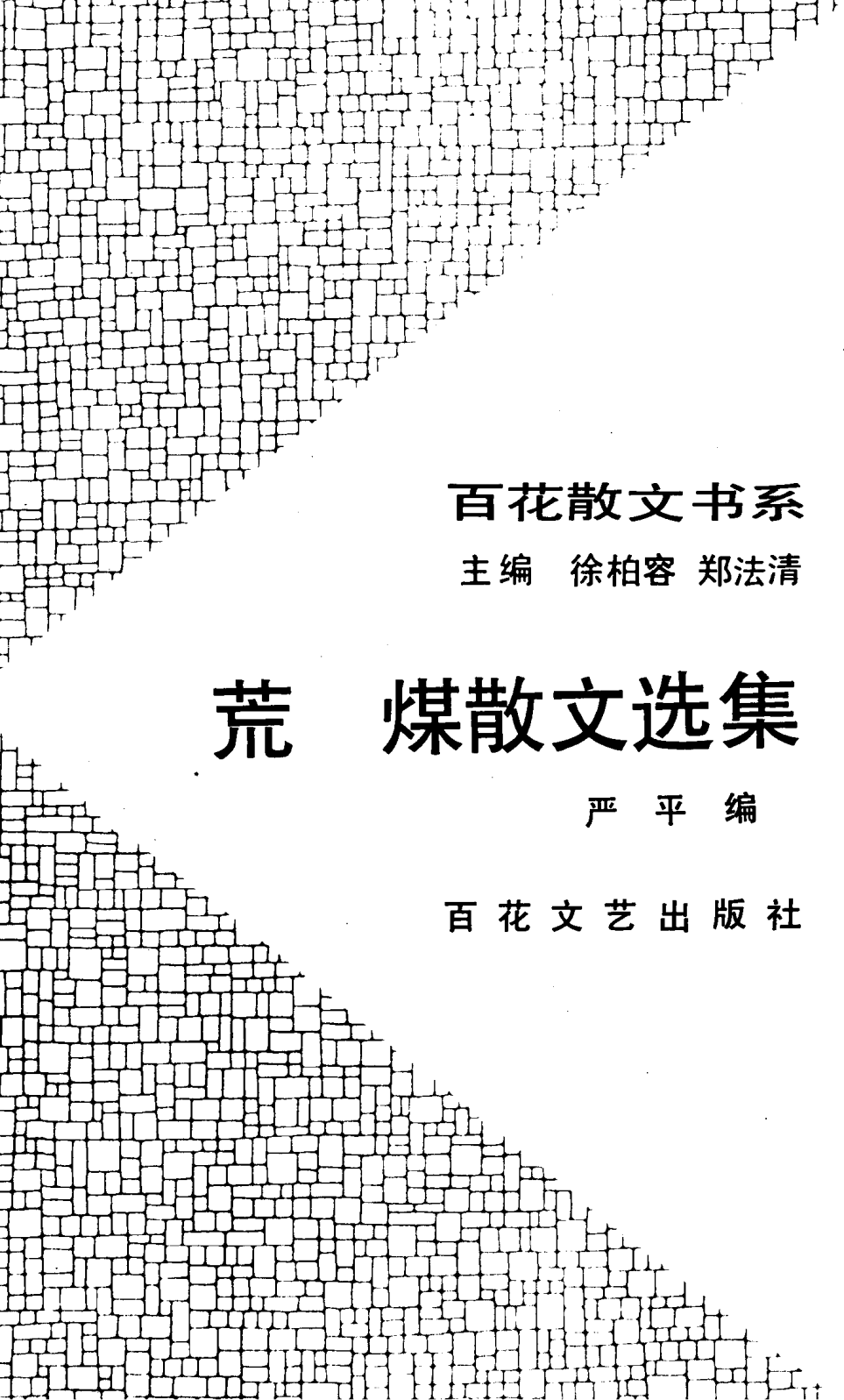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荒
煤
散
文
选
集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荒 煤散文选集

严 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荒煤散文选集

严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⁵/₈ 插页1 字数 177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2116-5/I·1865

定价:12.0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 言	严 平(1)
永恒的纪念	(19)
忆何其芳	(31)
怀念君里	(39)
忆老崔	(45)
不能忘却的纪念	(59)
阿丹不死!	(71)
一颗企望黎明的心	(76)
“我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	(92)
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	(104)
一颗革命种子的萌芽	(111)
南京路上的徘徊	(125)
“老虎”和翠婷	(137)
新文学的召唤	(154)
投入革命文学的洪流	(172)

阿诗玛,你在哪里?	(199)
我对《丑小鸭》创刊的祝贺	(206)
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	(210)
花鼓不响粮满仓	(217)
梦之歌	(231)
一首唱不完的梦之歌	(244)
广玉兰赞	(248)
青海人 昆仑魂	(251)
家乡情与家乡味	(255)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	(261)
九十年代第一个新春的祝愿	(265)

序 言

严 平

荒煤，原名陈光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上海，小时又名沪生，后曾用此为笔名。父亲陈伯超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又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被通缉，逃亡广东。父亲的活动给幼年时代的荒煤留下了较深的“革命党”的印象。

一九二七年荒煤在汉口读高小。

一九二九年荒煤入湖北省第二中学读商业专科。一九三二年荒煤参加“鸽的剧社”，后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武汉反帝大同盟”，并在《时代日报》编副刊。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

一九三四年荒煤在《文学季刊》发表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真实地描写了武汉大水灾后人民痛苦不堪的生活。以后的两年里他曾在青岛、北平流浪，后返回上海，转入“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文学界》编辑工作。这期间，分别在《小说半月刊》、《文学季刊》、《作家》、《文季月刊》等刊物上

发表小说、散文和剧本。

一九三七年荒煤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后流亡到南京、徐州、河南一带演出。

一九三八年荒煤经西安到达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此期间，在《新华日报》、《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通讯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荒煤离开延安到大岳根据地参加“反奸清霸”运动。后到晋冀鲁豫边区任文联副理事长，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创办并主编《北方杂志》。

一九四九年荒煤随四野南下。一九五二年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调中央电影局，历任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此期间主要发表文学与电影评论文章。

一九七八年荒煤重新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一九八一年又调回文化部历任副部长、顾问。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他的创作热情似火山喷发，汹涌而至。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和电影理论文章，并写作近五十万字的散文。

荒煤从事文艺工作六十年来，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刘麻木》、《忧郁的歌》、《长江上》、《在教堂里歌唱的人》；报告文学集《模范党员申长林》、《新的一代》；论文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永恒的纪念》、《荒煤散文选》；以及《荒煤小说选》、《荒煤文学

评论选》、《荒煤选集》等。

二

在“五四”以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中，荒煤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特点。首先，他始终具有作家和组织者的双重身份。荒煤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是从创作小说开始的。但是很快就被革命的浪潮推向了组织者的岗位。尽管从一开始他就不大能适应、也不很情愿，但是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代真心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服从工作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又是一个自觉的、不能也不应违反的原则。”^①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便始终没有能摆脱这种困扰着他的双重身份。

纵观他的一生，这种特殊的经历，给予荒煤的创作巨大的影响，使他不仅拥有作家的偏重感觉、情绪的文学气质，又具有了一种着眼全局的宏观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如他的散文作品便常常出现一种感情与理智交错的现象，倾泻的感情中蕴含着凝重的思索，形成了一种沉郁的色调。

同时，正是由于这种作家和组织者的双重身份，使他比别人更多的涉足文学的各个领域。六十年的时间里他走过了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写作也经历了从小说到报告文学、到文艺理论、到散文的几次变化。可以说，他在探索人生的同时，也在找寻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文体。写小说是他青少年时代起就拥有的一个梦，三十年代，他发表了《灾难中的人群》、《长江上》、《忧郁的歌》等颇有影响的作品，时而又发

① 荒煤《小说梦的幻灭》。

写了一些散文，但多是在写不成小说的情况下，把有些印象或零碎的片断写成散文，他的兴趣仍在小说上。正处在一个崭新的环境里，他开始为歌颂新的英雄人物而采访、写作，主要发表了报告文学、散文和通讯。环境的改变、斗争的要求，几乎都不允许他再坐在屋子里编织自己的小说梦，他的小说梦过早地结束了。解放后，由于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他主要钻研文艺理论和电影艺术，成为著名的文学和电影理论家。但他似乎仍在苦恼着，在等待和寻找着一种突破。七十年代末，在他政治上重新获得解放后，他立刻开始了散文创作。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几度沉浮，他终于重返散文园地，真正地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时代。

虽然“小说梦”是荒煤的一个始终难以释怀的情结，但无论从他的气质、语言来看，散文都是一种最适合于他的文体。仔细阅读荒煤早期的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不注重情节，着意抒情和情绪的渲染。如他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语言和文体都像散文诗。为了充分地宣泄感情，他在多处用了简短的、诗一般的句子：“女人又笑了，但还是滴落着泪。眼闭了；死了似的。/彷徨在坡子上的汉子，眼都涨红着。/天还是那样的天，夜还是那样的夜。/……一群就这么活着！”在作品中，情节和人物似乎并不重要，它们没有给读者留下很具体的印象，让读者感到震动的却是作者在述说苦难和不幸时那种悲凉无助的感情色彩。因此，七十年代当荒煤一获得自由，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写作散文，他的被淹没已久的才华和情感在时代的触发下猛烈地喷发了出来。一九七八年春，他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写下了《永恒的纪念》，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在晚年终于选

择了散文这个最适合于他的文体，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更主要的则是他自己所具有的散文家的禀赋和气质。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人生的体验，艺术的成熟以及作家强烈的紧迫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纵观荒煤的整个文学创作，可以说散文将是他最成功、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他自己也说过：“如果说，我的著作中还有少量可以长留人间的，大概也就是这些散文中的部分篇章了，不是我写得好，而是那些美好的人格和心灵，真挚的信念，真挚的情感——人间的真情，是永远不会消逝的！”^①

三

荒煤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抒情性散文，怀人散文，文学生活回忆录。抒情性散文以三十年代写作的《一颗被人撒弃的砂子》、《怀念》，八十年代写作的《梦之歌》、《我对〈丑小鸭〉创刊的祝贺》、《广玉兰赞》等为代表。这类散文不拘形式，作者听任自己感情的驱使，直抒情怀。流动的意识 and 强烈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尽情地抒发自己或郁闷、或快乐、或迷惘的心情。《岛上小札》是作者一九三五年流浪青岛时写作的，他用忧郁伤感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死去的海”，这个海没有月亮、星星，没有呼啸、没有波涛，“它是那么驯服地躺着，让群群海燕得意地飞翔在它底脸上，甚至啄它底脸。”海是死的！这是作者主观上的海，因为作者心里充满了痛苦的记忆，他在海的波涛中看到烈士们倒下去的身影，闻到了令人窒息的血的腥味。他诅咒死去的海，渴望这个海

① 荒煤《小说梦的幻灭》。

“也会昂起头来猛扑着礁石，把自己摔得粉碎。”在对海的描写中，作家将自己汹涌的感情波涛倾泻了出来，形成浓郁的抒情色彩。当作者在晚年重返散文园地时，他的抒情色彩不仅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淡薄，反而更加浓烈了。在《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中，作者借用阿诗玛美丽动人的传说及演员的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愿望：就像阿黑日夜呼唤阿诗玛一样，人们也在日夜呼唤着文学艺术的春天。在“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掀起的当时，这篇散文以其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振聋发聩的呼吁，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我对〈丑小鸭〉创刊的祝贺》则真实地袒露了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一个走过漫长人生道路的老人的心情，作者毫不掩饰地解剖自己，把自己的苦闷、期待、欢欣、渴望都奉献给读者。这些散文有时甚至不像出自老年人之手，却像发自一颗年轻的心，有着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同时，在艺术上他的抒情也更加凝炼了，具有一种壮丽、深沉，有如一尊岩石般厚重的色调。在抒情性散文中，荒煤还更多地采用超越现实的想象和梦境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梦之歌》包含了三个独立成篇的散文，成功地描写了三个梦。现实与梦幻交织，情感与意识相汇，引人入胜极富艺术感染力。三篇中《家和母亲》又是最出色的。作者通过对梦的逼真描摹，表现了一个被压抑迫害的人灵魂的痛苦挣扎，以及向往光明和人间温暖的强烈欲望。在时而陷于虚幻时而回到现实的梦的颠倒中，压抑和渴望相互冲击、浮动、喷发，形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情力量。这类散文虽然篇什不多，但却以强烈的抒情色彩和率真的感情袒露，以及某种程度的变形意象与形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荒煤的散文中，它们有着特殊的

意义与位置。

荒煤写的最多，同时也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怀人散文。这些作品写作于七八十年代，在祖国和人民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他本人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折磨，有幸死里逃生，从黑暗中走出来之后，痛定思痛，那些曾经真诚地追求革命而又饱受摧残的活着的和死去的友人终日缠绕着他，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轻易地忘掉过去。他开始奋力写作，几乎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正如他自己说的，虽然人进七旬，饱经风霜的心“经过多年磨练，已经有如化石一样。”但是，“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正如不论有多么强硬，深厚的地壳，也不能使地下岩浆的烈火停止燃烧，奔流，甚至喷射到大地上来一样。”^①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不可遏制的感情和要寻找历史年轮的责任感进入他的散文写作。继《永恒的纪念》之后，他又陆续写下了《朋友》、《重访周公馆》、《你是怎样想的》等十几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不仅真实地写出周恩来的崇高品格，向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和今天给予深刻的总结。然而，在怀人散文中他写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曾经与之共患难的老朋友、老艺术家。在他笔下出现的有：何其芳、叶紫、沙汀、吕骥、张庚、郑君里、盛家伦、齐燕铭、瞿白音、郭安仁（丽尼）、茅盾、宋之的、陈学昭、巴金、成荫、崔嵬、赵丹、袁牧之、以群、钟惦棐、王家乙等等。此外还有他的“老下级”、或有过一些交往的工作人员，如女编

① 《荒煤散文选自序》。

辑玮若等。所有这些人物如果按历史顺序排列可以说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人物志，作者从一个广阔的视角上写下了这些艺术家独特的经历，并从中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电影事业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一九八二年起荒煤应《十月》杂志社之约，连续发表总题为《文学生活回忆》的系列散文，结集为《荒野中的地火》一书，共十七篇，十四万字。作者生动地描绘了童年的贫困、青少年时代的苦闷，对故乡的深情，以及一个个难以忘怀的人：“伯伯”、父亲、母亲、谢阿姨、海丽、“毛老虎”、翠婶、老刘师傅、小田舅舅，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默默无闻地工作的革命斗士小陈、傅老等。这些散文完整地回顾自己走上文学和革命道路的历程。虽是追述往事，但往往是一篇集中写一二个人物，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其命运的描述中，使读者看到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以及启迪影响作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各种原因。系列散文发表后反响很大。一位读者在看过他关于童年的伙伴海丽的散文后，来信讲述了海丽与他分别后的不幸遭遇。他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拜访了写信的人，这位读者终于帮他解开了一个多年来留存在心里的谜——海丽“这个最美丽、最灿烂”的“小小的浪花”，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瞬间已经飞逝”了。在写作文学生活回忆散记后，才知道海丽逝世已近半个世纪了，这使他悲痛的心情无法排遣，他又写作了《大海的女儿》，《永远难忘的傅老》，完成了对海丽这个纯洁不幸的女孩形象的塑造，也告慰那些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悄然逝去，却永不会被忘记的人们。

荒煤绝大部分散文是在近十多年来写成的，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和理论、评论写作的同时，他仍勤奋不倦地在散文

这块园地上耕耘着，他的散文以其鲜明的风格和特点，在中国散文史上开拓了一个独特的新境界。

四

荒煤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作家不是一般地记述历史、抒发感情，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进行反思。他在散文的《自序》中曾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写作宗旨：“不能使人吸取点历史教训，写它作甚，写它何用。”作为一个身兼作家和组织者“二职”，经历了多年政治风波的老人，他异常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使命。在真实地记述人物、抒发感情的同时，总结历史的教训，就像一个创作之“魂”，贯串在他的怀人散文和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使得他的散文在怀念友人、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这两大主题之上，出现了一个更高意旨的总主题，即通过个人命运及经验，对历史进行探索和总结。正是基于这个“总主题”的要求，他的作品表现出明确的思想倾向；在文学生活回忆系列散文中，他生动地描绘了旧时代人的命运。如《一颗革命种子的萌芽》、《“老虎”和翠婷》等作品揭示了父亲、“毛老虎”这些“大革命”的斗士，终因黑暗的社会环境所陷，虎落平川、空有雄心，最终在消沉中沦为落伍者。作者通过他们的悲剧命运分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为“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投入革命作出深刻的历史阐释。

在怀念齐燕铭、崔嵬、郑君里、赵丹等作品中，作者则以催人泪下的真情写下了一代艺术家在社会主义时期、以至“文革”中的遭遇，呼吁应该尊重艺术规律，爱惜艺术人才。如记述著名女作家陈学昭的《我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使

读者看到了一个曾经全身心地追求革命的女性，在经历了那么一段“可笑又可悲”的历史之后，最终带着一种不被人理解的遗憾和痛苦离开了人世。面对陈学昭坎坷不平的一生，作者在痛苦和不安中喊出了“我理解你那真挚的心声！”为的是帮助这位经历了人世苍凉的老大姐排解心中的忧难。他的确给予了她兄弟般的温暖，但他深知：他是不可能使她放下历史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这哀怨和痛苦终归要跟着她走进另一个世界。作者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场关于历史和人生的沉重思索：一切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人们终将要彼此误解或以仇恨相对？为什么不能相互信任彼此理解？在《忆家乙》中，作者描述了另一段同样荒谬的历史：著名导演王家乙在拍摄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时“始终感到是在人性论的边缘上跑马，从头到尾直出汗，唯恐坠入修正主义深渊。”作者写道：王家乙同志去世已经过了很多天，但我的确感到他还在我心头徘徊，我还不能把他送走。究竟是什么使作者这么难以忘怀？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创作时犹如在刀刃上跑马的恐惑心情即使在多少年之后，也仍然使作者不安和痛苦。正因为如此，他在许多文章中呼吁，这种从精神上禁锢、扼杀艺术家生命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这是一个有着成熟智慧的老人，人生漫长的经历使他能清醒地面对历史和现实，严峻地思考着历史的教训和给予我们的启迪。同时，他又因对友人的深切怀念而陷入一种沉重的感情波涛之中。沉思与回忆的积淀，在他的作品中凝聚成了一种沉郁的基调，他就是在这种沉郁的基调里，和谐了自己艺术性格中感性形象与理性思考的组合。于是，荒煤的散文便具有了这样的哲理色彩：他一面在怀念中沉思着历史，一面又在

历史的沉思中不断深化着怀念的意义。他的散文也因此而显现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层次的立体感。

即使在抒情性散文中，也时常出现这种历史的哲理性的思考。《广玉兰赞》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但作者没有只陶醉在玉兰花的美丽和幽香里，他在花开花落中思考着生命的永恒，从玉兰花那挺立在枝头上不断哺育着新芽的红心上思索着作家对人类应有的贡献。

或许正是因为荒煤有了“使人吸取点历史教训”的历史意识，他在散文中，始终与历史保持了一种距离。尽管他写出了那么多真实丰满的形象和生动感人甚至催人泪下的事件，但正如他在那篇《自序》中所说“历史终究是过去的历史”。他从那种个人的痛苦经验与悲剧感受中走出来，把历史推得更远一些，进行理性的批判与表现。这种历史的距离感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种轻淡的喜剧色彩，一种对历史荒谬的嘲讽，这种嘲讽使荒煤散文的思想表现得更为深沉，他对历史的思考，也因这种俯视的距离，具有了批判地再认识历史的意义。

五

构成荒煤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人物性格真实而生动的刻画。作为一个作家，他对历史的思考始终保持了文学家的思维方式。思想并不是外露的或者强加的，而是通过生动真切的感性形象透露的。尤其是他的写人的散文，没有那种鉴定式词藻的堆砌，也没有一生功绩的罗列，他是以极平凡质朴的笔调，写出每个人独具特色的真实性情。

在荒煤的怀人散文中，有一组引人注目的艺术家形象。